

追寻真诚

卢梭与审美现代性

范 昀 著



Rousseau

013070640

B83-0

50

追寻真诚

卢梭与审美现代性

范 昀 著



北航 C1678141

■ 上海人民出版社

B83-0
50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追寻真诚: 卢梭与审美现代性/范昀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208 - 11525 - 5

I. ①追… II. ①范… III. ①卢梭,
J. J. (1712 ~ 1778)—审美分析—研究 IV. ①
B83 - 0②B565. 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6176 号

责任编辑 楼岚岚

封面设计 刘俊

追 寻 真 诚

——卢梭与审美现代性

范 昀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271,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1525 - 5/B · 991

定价 48.00 元

范博士更耽溺不出，想来不外“交游”“重版刊”等一丁点的寒暄。年复一年，年复一年，事过境迁，自己渐被遗忘成一景致。所幸，高文泰幸，继叶永烈之后，大众阅读文学界又多了一位博士，人之生如夏短，惟文之长，其乐也哉！单就一门同少小成趣而言，不义之文，久矣大矣！出来而多疑成小生矣，何曾知其所以然乎？居于深学大研，不系于浅见，不困于浮躁，以至今日，硕果仅存，此研文硕学者，吾子也。

序言 以坦荡之心追寻真诚

徐岱

摆在眼前的，是范昀博士即将出版的书稿《追寻真诚——卢梭与审美现代性》。这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充实修改后终于决定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如果没有我带有一定“强迫”性的再三催促，或许这部书稿还会在他的书桌上搁置若干年。

与眼下那种普遍的急功近利的作派相比，范昀能继续坚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这种精神无疑非常难得。行业中的人都清楚，某些习惯并因此而热衷于“大跃进文化”的中国人，将“以大遮劣”的投机取巧本事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统一的“量化管理”下，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屡屡出现，擅长此道的各路人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且纷纷得手，哪怕是在所谓的“著名高等学府”。

范昀博士对这类现象深恶痛绝。为此他毫不吝啬地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准备将这篇论文打造成一部能让自己满意的作品。这原本当然不是什么坏事。问题是在在我看来，他的这个“满意度”的标界出了点偏差，似乎有意无意地无限接近那些“默尔”、“格尔”、“塞尔”们的境界。更何况这些“尔”们的东西并非就是人文学术的终点站，无须任何人对之顶礼膜拜。事情于是就有了变化。眼看着并不比他出色或者无论“评才论德”远不如他、且更加年轻的同辈们，如今不少已纷纷跻身“副教授”、乃至“教授”的俱乐部，而他仍一如既往地过着没有任何“体制内”名号的低层人文书生的日子。对此，他

本色地表现出了一种“反潮流”姿态：既不羡慕也不嫉妒更无所谓恨，只是一如既往地做着他自己喜欢的事：买书、读书、教书、修书，与形形色色的学界与文坛的众多男女好友广泛切磋、亲密交流。除了义不容辞地为大小同门师弟师妹们答疑解惑之外，还要以许多人默认的“青年学术小领袖”的身份，无偿地为慕名而来的“学术与文学新青年”，提供衣食住行等各种方便；再加上自他进入浙江大学教师之门起，除了当班主任为“高四高五”的孩子们操心，还接手多门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的骨干课程。他的凡事尽量做到尽善尽美的认真态度，让他原本就显得单薄偏瘦的身体越来越朝着隐身化方向发展。让人不免怀疑，在这宇宙大气候越来越诡异反常的世界，弄不好某天遇到一阵怪风吹来，就会让他彻底失踪。

种种“不合时宜”的迹象不能不让人担心。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我的过失。范昀是在2003年夏季就读文艺学硕士时，出现在我面前的。虽然他的确不属于所谓“俊男靓女”一族，严格地讲离“帅哥”的标准也略有距离，但的确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所谓“才子”的标准。诸如“聪颖过人”之类的俗套词汇，更无法用来形容他的为人做事的品性。自2005年直接由“硕”转“博”，再到“博士后”出站正式成为一名浙江大学教师，他分别以“学生”和“同事”的身份在我身边，迄今已整整十年。在这期间，我眼看着他从一个具有人文慧根和先天良知的优秀学生，不断开拓自己的学术视野，巩固扎实的研究基础，充实丰沛的人文情怀，成功地实现了向一个成熟的青年学者的转型。我知道他有着更为远大的志向，因为他和我一样来自涛声不息的海边。这样的背景通常会培育两种人：或者是喜欢背朝大海而满足于混日子的现实主义岛民，或者是喜欢面向大海而为春暖花开的风景激动的浪漫主义的世界公民。我清楚范昀属于后者。他会身不由己地被他在小时候的梦中仍曾见到过的、那些不断远去的旧帆船所吸引，朝着一个莫名而存在的远方走去。

我不想否认，我为他的这种远大志向感到由衷的欣慰。在我以“导师”名义、本着“教书育人”传统而直接“带出”的诸多硕士和博士生中，真正能让我名副其实地完成任务的，数量实在不能说多。尽

管我试图将这种虽显过时却仍有价值的传统继续下去,但必须承认,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尤其是硕士生)来说,我充其量只是一厢情愿地充当了一个“陪读”的角色。对此我没什么可以抱怨的。每代人有每代人的苦恼,本以为我们这些赶上“上山下乡”尾声的一代人的命运已经够惨,没想到今天我们孩子辈的年轻人的日子,在某种意义上似乎还不如我们以往的“峥嵘岁月”。但理解是一回事,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规律则是另一回事。世界不仅在变化,而且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它需要有所担当和作为的新一代站出来,承担起他们的责任。作为此生一直从事人文教育工作的教师,我希望自己的学生中能多一点这样的人的心情也是事实。但主观的期望毕竟不等于客观现实,失望多于希望从来是生活世界的真相。不过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在我从事了几十年的人文教育生涯中,确有几位学生让我感到了做一名人文教师的幸运。范昀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迄今为止,在学术思想和生命志向上,他所做的也是最让我放心的,他的立场也是我最为认同的。

有句让人耳熟能详的老话:学海无涯,思无止境。就像我上面已提到的,范昀对自己的学术要求很严。因此他的书稿永远处于一种“未定”的状态。但人生实在太短,要做的事和必须承担的责任却并不少。何况对于一位渴望有所担当和承担责任的人,如果没有上来给他实施某种强制措施,后果会不堪设想。这本书稿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即将与读者见面。在此我不想做吹毛求疵的事。并非因为我是他的老师,更不是这部书已十分完美。恰恰相反,由于卢梭思想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也因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早已成为“显学”,要在范昀这部书稿中找出这样那样的不足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更何况,人文研究向来存在“见智见仁”的特点,而中国学界向来有“对自己低标准,对别人高要求”的风气。我希望能够倡导这样一种精神:给有潜力的优秀年轻学者以更宽容的气度,给予他们足够的成长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范昀这本卢梭研究的著作没有值得一提的价值。恰恰相反,它的品质摆在每位读者面前,从文字表述的干净

利索到思想内容中一再可见的独特见解,我相信它经得起各种声音的评判。这也并非因为作者的才华和用功,而是他的勤奋努力有个前提,就是孔子所说的“修辞立其诚”。我的学术经历让我对这样的写作态度坚信不疑。在范昀写作他的这本关于“卢梭与审美现代性”的著作的过程中,我见证了作者“以坦荡之心追寻真诚”的过程。记得杰出的中国古典诗词专家叶嘉莹教授,在她的说诗讲稿中多次提到她老师的一句话:“余虽不敏,余虽不才,然余诚矣。”仅仅一个“诚”字或许还不能说明一切,不能保证这部书因此就能成为名篇杰作,但它足以保证我们对相关论题有进一步的思考。范昀的写作既不以仰视的姿势送上廉价而平庸的赞赏,更不用俯视的态度随意地说三道四,而是以一种平视的方式尽量摒弃先入为主的观点,尝试着重新走近一位无论从生活到思想都并不完美的伟人。这个态度让我们有理由对他的这次书写抱有一种期待:至少书中所说所言并非人云亦云之谈,而是作者自己本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获得的、愿意与大家分享的点点滴滴的心得与发现。

学术的道路从来都不平坦。回顾起来,在当今时代的中国学界,占据着前沿位置的仍然以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学者为主。他们的成就验证了曹雪芹“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的经验之谈。相比之下,六十年代的人正在努力赶上,而七十年代的一辈中,虽说大都从“博士生产流水线”中出来,但不论是“本土出品”还是重返家乡的海归,真正具有人文品德,适合从事这个事业的人的比例严重地不相称。他们中的许多人欢欣鼓舞地投入到“著书全为稻粮谋”的营生中,并不为自己缺乏起码的为人德性而有丝毫愧疚,相反倒是为自己能够没心没肺地玩弄学术术语感觉良好。可以想象,当这样一堆学者堂而皇之地站在人文讲坛上,口水四溅地把信口雌黄当作作秀的才华,将产自书斋的各种理论玩要得令人眼花缭乱,从而将台下坐着的怀疑一切、但只信奉“娱乐至上主义”的更年轻人群完全征服,中国学术的所谓“崛起”也就只能沦为自欺欺人的幻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要为少数那些心中坚守“以诚为本”的年轻

学者鼓掌。祝愿他们能在学术舞台上一展身手。今天的世界是个以“财”论“才”，换句话说就是以“项目”经费作为衡量一个学者的一切的时代，要想拒绝随波逐流保持自己的学术人格和人文理想，其难度可想而知。范昀迄今没有放弃，我为他的这份勇敢而高兴。生活中，他刚刚成为一名年轻的父亲；而这部书，则是他精神上的孩子。在生活中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改变之前，谁都不能乱来。但高品质的“精神的孩子”多多益善。当然，前提也是健康和质量。范昀博士有这个声誉和资格成为未来的人文之星。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期待他有更好的表现，祝愿他在漫长却又短暂的人生旅途上能达到目的地。好人一生平安！

2013年5月7日于杭州玉泉求是村

C 目录

CONTENTS

序言 以坦荡之心追寻真诚	徐岱	1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成果与现状		9
第三节 方法与视角		19
第一章 审美视野中的卢梭		26
第二章 激情与德性:卢梭与审美现代性		39
第一节 审美现代性批判		39
第二节 启蒙主义的理想		60
第三节 追寻德性与自由		73
第三章 德性乌托邦:卢梭思想的伦理追求		86
第一节 公意、风尚与政治共同体		88
第二节 乡村、家庭与人格教育		99
第三节 激情、爱欲与德性人格		104
第四章 艺术、自然与孤独:卢梭思想的内在困境		124
第一节 艺术审查与城邦政治		125

目
录

第二章 真诚的自我：卢梭思想的生存之维	146
第三节 脆弱的幸福：孤独者之路	162
第五章 真诚的自我：卢梭思想的生存之维	171
第一节 存在主义的维度	172
第二节 真诚自我的深度	192
第三节 审美主义的限度	215
第六章 浪漫、革命与反抗：卢梭思想在后世的回响	231
第一节 哭泣的灵魂：卢梭与感伤主义	232
第二节 情感的政治：卢梭与法国大革命	253
第三节 反抗的未来：卢梭与文化政治	271
结语 审美与正义	283
附录 作为方法的卢梭	287
参考文献	300
后记	313

和“中西文升奥前念斯长”受制，卒平。由自“均令吸出精良，如获山珍”，此语言至而类人之音程最高且妙绝全，极妙在于，朱子就李勉被奥兰加，被群臣以人臣出焉者许来人也，想因王公会书，其不第最，皆凡俗白文具其“良民氏”前念已杀南大东南，因歌饰以嘉之，故有“良民氏”之名，或欲不使危言为祸于拜，类人歌墨迹声于 09 与类人之歌，相附宋元，宋元大学士所作歌词类人歌录也。

绪 论

中国主讲美学系要求更新评价，国人最爱多大的啦，钟爱吾世果进长人歌，故得人称其斗胆固执（boldness）矣，亚瑟·米勒本人亦只，人无病会不齐风大，馆藏导成大是昔加西律进大学，白手女生醉意自出，所以歌到自人最醉向校各大师的类人“人歌歌”，且歌“一切政治我只懂得反抗。”而人飞舞一曲，而歌星唱，而歌分词歌古道，遍直歌一篇开《山夜歌》矣（“Theater of the Ridiculous”），而切问，手振台歌歌变脸白居世 09 究，要问西方帕斯卡歌时主魏英也，“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福楼拜

世 09，而切问，手振台歌歌变脸白居世 09 究，要问西方帕斯卡歌时主魏英也，“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托克维尔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结束了，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人们回望这惊心动魄的百年，不免感怀。过去的时代，科技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电子传媒、网络资讯在短期之内就将人类抛入一个巨大的虚幻世界之中，这些变化在几百年前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从封建社会向现代或后现代的社会转型，从小城邦到民族国家，到全球化的兴起，人类生活得到改善，致命的疾病大多得到控制，物质生活日益富足，个人权利得到保障，法治精神得以弘扬，民主理念深入人心。这是20世纪留下的第一份遗产，令人欣慰。

与此同时，20世纪留下的第二份遗产，则令人恐惧。在这短短百年之中，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牵涉的国家之多，死亡人数之巨，令人胆寒。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种族屠杀的出现，以及极权主义国家

的形成,竟都出现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理念的现代文明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变暖日益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境况。贫富不均、社会公正问题也从来没有淡出过人们的视野。波兰奥斯维辛破败的烟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万人坑”一具具发白的尸骨,都在无声地提醒人类:我们距离野蛮并不遥远。

如果说人类的祖先遭受的绝大多数是天灾的话,那么人类在20世纪遭受的,却绝大多数是人祸。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对饥荒问题作过深入研究,他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饥荒是人为导致的,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才饿死人。人类的绝大多数问题是人自身造成的。“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①18世纪让-雅克·卢梭(J.-J. Rousseau)在《爱弥儿》开篇一语道破。在卢梭时代初露端倪的这些问题,在20世纪已经变得相当棘手。可以说,20世纪遗留下来的最大教训就是政治问题。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兴盛在客观上也暗示:如果政治问题得不到合适的解决,如果暴政得不到根治,人类依然有受苦的危险。

这里谈的政治,并非流俗意义上的党派政治,而是元政治问题——正义。它起于个体伦理,终于人类政治社会的建构。尤其自现代以来,如何落实个体的自由、平等及正义,实质构成了现代政治学的核心命题。政治灾难的频发一再摧毁人们的希望,人们疑惑,究竟是什么妨碍了正义的实现?

思想史上有关现代西方政治危机的讨论,大致有两种叙事模式:第一种叙事认为,发生在现代的政治危机多半与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有关。这种观点的捍卫者一般假设的前提是:“知性上的亲暴政与现代的暴政实践有着共同的知识根源”,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要对此负责。^②如理性主义的一元论[以赛亚·伯林(Isaiah

① [法]卢梭:《爱弥儿》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页。

② [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小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Berlin)]、理性主义的道德冷漠 [齐格门特 · 鲍曼 (Zygmunt Bauman)] 等都会导致政治上的极权, 从阿多诺、霍克海默到汉娜 · 阿伦特 (Hannah Arendt), 都持类似的看法。纳粹帝国的兴起跟启蒙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启蒙的辩证法终将使启蒙走向它的反面。类似看法在整个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相当普遍, 并确实在理论上解释了部分政治罪恶的根源。对理性主义的反思, 成为现代西方文明自我批判的核心命题。

另一种叙事同样不可忽略, 它认为政治危机并非理性之过, 而是迷狂式的非理性主义、阿卡狄亚式的浪漫主义导致了腥风血雨的政治革命和大屠杀。诺曼 · 科恩阐明了 11—16 世纪间“革命千禧年说”与“神秘无政府主义”出现的关联, J. F. 塔尔蒙 (J. F. Talmon) 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中认为, “只有在宗教话语中, 我们才能理解现代民主理念何以演变为 20 世纪的血腥暴政梦魇”。^①《德国反犹史》的作者克劳斯 · 费舍尔 (K. P. Fischer) 对纳粹帝国的反犹问题也作了新的诠释。在他看来, 德国浪漫派的审美趣味对反犹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学作品在丑化犹太人方面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②

本书关注的就是第二条叙事, 与第一条叙事相比, 它并没有得到思想界更为充分的讨论。根据审美的原意“感性”, 我们看到, 审美(感性)在现代性政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自文艺复兴以来, 人类的感性力量得到空前的解放, 感性的地位也得到合法的确认。就个体角度而言, 席勒关于审美与自由的论述, 开了“政治美学”的先河, 并在黑格尔“审美具有令人解放的力量”的见解中得到发扬。感性反抗的命题更是在尼采那里得到发扬光大, 并在后现代哲学中蔚然成风。从社会的角度看, 审美被视为一种增进群体意识的最有效因素; 从国家的角度看, 感性在政党议会的民主选举中也

^① [美] 马克 · 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邓小菁、王笑红译, 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4 页。

^② [德] 克劳斯 · 费舍尔:《德国反犹史》, 钱坤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19 页。

占据了愈来愈重要的地位。按照美国学者安东尼·J. 卡斯卡迪(Anthony J. Cascardi)的看法,无论是在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还是在激进的民主政治中,美学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美学理论通常认为,审美(感性)能够带给人解放,带给人自由。但我们是否能理直气壮地认为审美可以教给人正义?有些事实似乎是无法回避的。第一,二战期间,著名的意象派诗人艾兹拉·庞德支持纳粹政权,并公开赞赏墨索里尼,支持屠杀犹太种族;第二,德国女导演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自愿充当希特勒的宣传工具,拍摄《意志的胜利》;第三,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巴黎的学生将中国的“文革”视为正义的事业。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对此也司空见惯。严肃的美学思考必须对此作出回应,否则我们如何能大言不惭地谈论审美的教育和解放功能。如果审美抵达的自由仅仅是一个人的自由,同时造成千万人的奴役,如果审美造就的团结仅仅是集体性的狂热,那么审美的意义何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说:“他们(文人)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①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说:“艺术上的先锋派与政治上的先锋派有时会梦想为了共同的解放而进行共同的冒险。”^②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还算客气:“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③福楼拜说,一切政治我只懂得反抗。但托克维尔却说,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的这一论断值得重视:

①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6页。

② [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③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封面。

现代学的任务不仅是审理审美主义的问题形成，亦当对审美主义的身体在体论作出哲学、神学和社会思想的反应，这是相当艰难的思想难题。从尼采、福柯以及李欧塔的问题意识的实质性关切点来看，审美主义的身体优先论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正当性问题，个体实存的身位的处身问题：个体生命靠什么来为自己有限的在世残身的幸与不幸辩护。审美人义论的最终结论是彻底取消“义”（伦理），无论神义论还是人义论的辩护都会伤身。^①

尽管从后现代式的激进表述中，我们可以同意刘小枫的这一判断。但生命体验也向人们昭示，审美也有理由成为正义的载体。电影《钢琴师》中的钢琴师最后一曲动人的钢琴弹奏，唤醒了纳粹军官的良知；《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中布莱希特的诗歌则让东德特工冷漠的心灵升腾暖意。这些同样是发人深省的事实。“伦理和美学是同一个东西。”^②维特根斯坦的结论斩钉截铁。

所以，我们不该抽象地问审美有什么用，而是要问，审美对于一个参与政治生活的人究竟有什么用？日本学者加藤节曾提醒我们，当代社会，政治看似离我们远去，其实它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强大。在现实生活中，做一个拥有政治判断力的人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人们判断是非能力的下降，将为新的政治奴役创造条件。本书试图探讨的是，审美是否会对政治产生影响？如果是，它究竟能对政治构成怎样的影响？审美对政治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否可以避免？反过来，政治是否需要利用审美元素来达到它的完善，这种利用本身是否会违背它的初衷？简而言之，审美是否会让沉浸于想象而忘却了现实？审美是否会教人执着于反抗而忘却了正义？为了实现正义，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审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审美，使审美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参与到现实的正义实践中去？

^①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0页。

^② [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2页。

在西方思想史上,审美(感性)与正义的话题延续千年,相关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在古典传统中,感性(审美)在正义实现的过程中并未受到重视,反倒受到压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讨论正义,提出要控制人灵魂中的感性部分,并试图将诗人逐出理想的城邦。希腊罗马时代的哲学思想,大多对感性持谨慎态度,斯多亚式的坚忍自不用说,即便宣称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亦从未放松对感性的控制。中世纪神学的禁欲主义变本加厉,审美对正义的促进作用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当然不可否认,在这些时代的某些缝隙中,不乏有关感性的积极评价。即便如此,这也是建立在理性对此作出充分认可的前提下作出的。从整个时代看,这样的一些看法也只能说是寥若晨星。

到近代,审美才逐步走向解放。这是伴随着文艺复兴以来,人性逐渐得到承认的结果。在文艺复兴的初期,感性和欲望的喷发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古典的价值秩序,但在它的盛期和后期,秩序得到恢复,感性重新回归到与人的理性相平衡的状态中。当然,人的信心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逐渐确立起来的,由于自然科学依托于人的理性,因而人对自我力量的信心,绝大部分是建立在对理性的信心之上的。17世纪理性主义日臻成熟,到了18世纪使世界发生巨变:工业的兴起,城市的出现,贸易的繁荣,艺术的兴盛。这些都让人深信,理性将带给人类最终的幸福与正义。

但文明的进步也付出了代价。人类社会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在绝对意义上提高人的精神文化境界,增加人的现实生活幸福感。社会的不平等加剧,新的奴役形式出现,人类依然没获得充分自由,而人的激情消退,想象力缺失以及人格上的平庸,被更多思想家视为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异化状态。人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变得自私自利,工于算计,同时丧失了同情和信仰,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

在此意义上,人的感性试图收回业已沦丧的失地,借此来恢复人的完整性。由卢梭发端,中经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到尼采及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现代性登上历史的舞台。虽然每个时代的社会政治都截然不同,各种审美现代性所应对的具体问题也各有分殊。但在为人的感性争取权利这点上,它们有所一致。作为一种反体制的

力量,审美现代性也往往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将它们的抗争视为一种理想主义,视为一种对正义的向往。不少看法就会认定,审美的反抗就是正义的。但在笔者看来,这一判断尽管有其道理所在,但也未必尽然。

一切都可从政治美学的开山者席勒说起。他的《审美教育书简》第一次将审美与正义明确关联起来。在这部著作中,他明确指出审美乌托邦将在政治的自由目标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继承了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视审美是通往政治自由的有效途径。因为审美有助于让分裂的人格回归整体,政治领域的一切改善都应该来自人格的高尚化。唯有人性的改善,才会有国家的正义。

历史中的席勒只有一个,但后世对他的解读却纷繁复杂。即便是关于审美与正义的问题,也出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殊。第一种解读来自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他看来,席勒将审美视作人的教化手段,他把“艺术看作是一种深入到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以最终达到政治自由的目标。^①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人的感性力量得到良好教育之后,它能在民主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比如它将促使政治共同体更加团结与和平,人们能分享普遍的价值理想。不过,安东尼·J.卡斯卡迪指出,哈贝马斯忽略了席勒文本中潜在的革命倾向:“依靠改造‘整个感觉方式’、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或‘整体革命’的理念”。^②这正是第二种解读所要得出的结论。这种看法认为,席勒的革命性正在于他的审美乌托邦终将取代现实的政治。

审美现代性的魅力正是来自第二种解读。黑格尔说,审美具有令人解放的力量。正是以情感、想象的名义所进行的对现实的反抗,赢得了人们的掌声,因为叛逆、激情、躁动代表了一种青春的激

^① [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9页。

^② [美]安东尼·J.卡斯卡迪:《启蒙的结果》,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88页。